

中华散文
珍藏本

林语堂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华散文珍藏本

林语堂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〇〇〇年·北京

ISBN 7-02-003032-7



000000002215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散文珍藏本·林语堂卷/林语堂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1

(中华散文珍藏本)

ISBN 7-02-003032-7

I. 中… II. 林…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②林语堂-作品集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8095 号

责任编辑:陶良华 丛培香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大兴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61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3.40 元

出版说明

中华散文，源远流长。数千年的散文创作，反映了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思想情感，对社会的发展，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对继承发扬优秀文学传统作出了贡献。为了展示中华散文的创作业绩，促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不断繁荣，我社将陆续编辑出版《中华散文珍藏本丛书》。这套丛书，主要辑纳历朝历代各个时期的散文名篇，分卷出版，每卷约十五万字。其编辑体例，古代部分和近代部分按历史阶段分卷，现代部分和当代部分则按人分卷。读者可从中欣赏不同作家的创作风采，总览中华散文发展的全貌。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1999年10月

目 录

秋天的况味	1
孤崖一枝花	4
庆祝旧历元旦	6
动人的北平	11
春日游杭记	17
纪春园琐事	23
买鸟	28
阿芳	35
笑	40
谈海外钓鱼之乐	43
人生的乐趣	48
谁最会享受人生	56
女论语	86
我的图书室	92
论趣	97
论躺在床上	101
论买东西	106
关雎正义	110

一张字条的写法·····	113
哈佛味·····	119
论孔子的幽默·····	121
沙蒂斯姆与尊孔·····	128
孟子说才志气欲·····	133
半部韩非治天下·····	137
从梁任公的腰说起·····	139
鲁迅之死·····	142
中国的国民性·····	146
狂论·····	154
萨天师语录·····	161
一篇没有听众的演讲·····	185
言志篇·····	192
谈涵养·····	197
论谈话·····	199
论解嘲·····	209
论政治病·····	212
论东西文化的幽默·····	216
做文与做人·····	224
思满大人·····	235
祝土匪·····	241
叩头的软体操价值·····	245
脸与法治·····	249

目 录

烟屑.....	252
母猪渡河.....	255

秋天的况味

秋天的黄昏，一人独坐沙发上抽烟，看烟头白灰之下露出红光，微微透出暖气，心头的情绪便跟着那蓝烟缭绕而上，一样的轻松，一样的自由。不转眼，缭烟变成缕缕细丝，慢慢不见了，而那霎时，心上的情绪也跟着消沉于大千世界，所以也不讲那时的情绪，只讲那时的情绪的况味。待要再划一根洋火，再点起那已点过三四次的雪茄，却因白灰已积得太多而点不着，乃轻轻的一弹，烟灰静悄悄的落在铜炉上，其静寂如同我此时用毛笔写在纸上一样，一点的声息也没有。于是再点起来，一口一口的吞云吐雾，香气扑鼻，宛如偎红倚翠温香在抱情调。于是想到烟，想到这烟一股温煦的热气，想到室中缭绕暗淡的烟霞，想到秋天的意味。这时才忆起，向来诗文上秋

的含义，并不是这样的，使人联想的是萧杀、是凄凉、是秋扇、是红叶、是荒林，是萋草。然而秋确有另一意味，没有春天的阳气勃勃，也没有夏天炎烈迫人，也不像冬天之全入于枯槁凋零。我所爱的是秋林古气磅礴气象。有人以老气横秋骂人，可见是不懂得秋林古色之滋味。在四时中，我于秋是有偏爱的，所以不妨说说。秋是代表成熟，对于春天之明媚娇艳，夏日的茂密浓深，都是过来人，不足为奇了，所以其色淡，叶多黄，有古色苍茏之概，不单以葱翠争荣了。这是我所谓秋天的意味。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时暄气初消，月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也未陷入凛烈萧瑟气态，这是最值得赏乐的。那时的温和，如我烟上的红灰，只是一股薰热的温香罢了。或如文人已排脱下笔惊人的格调，而渐趋纯熟练达，宏毅坚实，其文读来有深长意味。这就是庄子所谓“正得秋而万宝成”结实的意义。在人生上最享乐的就是这一类的事。比如酒以醇以老为佳。烟也有和烈之辨。雪茄之佳者，远胜于香烟，因其意味较和。倘是烧得得法，慢慢的吸完一支。看那红光炙发，有无穷的意味。鸦片吾不知，然看见人在烟灯上烧，听那微微毕剥的声音，也觉得有一种诗意。大概凡是古老、纯熟、薰黄、熟练的事物，都使我得到同样的愉快。如一只薰黑的陶锅在烘炉上用慢火炖猪肉时所发出的锅中徐吟的声调，使我感到同看人烧大烟一样的兴味。或如一本用过二十年而尚未破烂的字典，或是一张用了半世的书桌，或如看见街上一涂薰黑了老气横秋的招牌，或是看见书法大家苍劲雄浑的笔迹，都令人有相同的快乐。人生世上如岁月之有四时，必须要

经过这纯熟时期,如女人发育健全遭遇安顺的,亦必有一时徐娘半老的风韵,为二八佳人所不及者。使我最佩服的是邓肯的佳句:“世人只会吟咏春天与恋爱,真无道理。须知秋天的景色,更华丽,更恢奇,而秋天的快乐有万倍的雄壮、惊奇、都丽。我真可怜那些妇女识见偏狭,使她们错过爱之秋天的宏大的赠赐。”若邓肯者,可谓识趣之人。

孤崖一枝花

行山道上，看见崖上一枝红花，艳丽夺目，向路人迎笑。详细一看，原来根生于石罅中，不禁叹异。想宇宙万类，应时生灭，然必尽其性。花树开花，乃花之性，率性之谓道，有人看见与否，皆与花无涉。故置花热闹场中花亦开，使生万山丛里花亦开，甚至使生于孤崖顶上，无人过问花亦开。香为兰之性，有蝴蝶过香亦传，无蝴蝶过香亦传，皆率其本性，有欲罢不能之势。拂其性禁之开花，则花死。有话要说必说之，乃人之本性，即使王庭庙庑，类已免开尊口，无话可说，仍会有人跑到山野去向天高啸一声。屈原明明要投汨罗，仍然要哀号太息。老子骑青牛上明明要过函谷关，避绝尘世，却仍要留下五千字孽障，岂真关尹子所能相强哉？古人著书立说，皆率性

之作，经济文章，无补于世，也会不甘寂寞，去著小说，虽然古时著成小说，一则无名，二则无利，甚至有杀身之祸可以临头，然自有不说不快之势。中国文学可传者类皆此种隐名小说作品，并非一篇千金的墓志铭，这也是属于孤崖一枝花之类。故说话为文美术图画及一切表现亦人之本性。“猫叫春兮春叫猫”，而老僧不敢人前叫一声，是受人类文明之束缚，拂其本性，实际上老僧虽不叫春，仍会偷女人也。知此而后知要人不说话，不完全可能。花只有一点元气，在孤崖上也是要开的。

庆祝旧历元旦

中国阴历新年，是中国人一年中最大的佳节，其他节日，似乎均少节期的意味。五日内全国均穿好的衣服，停止营业，闲逛，赌钱，打锣，放鞭炮，拜客，看戏。那是个黄道吉日，每人都盼望有一个更好更荣华富贵的新年，每人都乐于增多一岁，而且还准备了许多吉利话向他邻舍祝贺。

不能在元旦责骂女佣，最奇怪的是中国劳苦女人也清闲了，嚼着瓜子，不洗衣，不烧饭，甚至拿一把菜刀都不肯。这种懒惰的辩论是元旦切肉就会切掉运气，洗什么东西就会洗掉运气，把水倒掉就会倒掉运气。红色春联贴满在每家门上，写着：好运、快乐、和平、富贵、青春。因为这是个大地春回，生命、发达、富贵复归的节日。

街头屋前，到处是爆竹声，充塞着

硫磺味。父亲失了他们的威严，祖父更比以前和蔼，孩子们吹口笛，带假面具，玩泥娃娃。乡下姑娘穿红戴绿，跑三四里路到邻村去看草台戏。村上的纨绔少年，恣意的卖弄他们的风情。那天是女人的解放日，洗衣烧饭的苦工解放日，有人饿了，就煎年糕来吃，或用现成的材料下一碗面，或到厨房里偷两块冷鸡肉。

中国政府早已正式废除阴历新年，但阴历新年依然故我，不曾被废除掉。

我是个极端摩登的人。没有人可以说我守旧。我不懂遵守阳历，而且还喜欢倡行十三个月的年历，每月只有四星期或二十八天。换句话说，我的观点很科学化，很逻辑化。就是这点科学的骄傲，使我在过阴历新年时大失所望。每人都假装着庆祝，一点没有真感情。

我并不要旧历新年，但旧历新年自己来了。那天是阳历二月四号。

科学的理智教我不要遵守旧历，我也答应照办。旧历新年来到的声音在一月初已经听到了，有一天我早餐吃的是腊八粥，使我立刻记起那是阴历十二月初八。一星期后，我的佣人来借额外的月薪，那是他旧历除夕所应得的。他下午息工出去的时候，还给我看他送给妻子的一包新衣料。二月一号、二号，我得送小费给邮差、运货车夫、书店信差等等。我常觉得有什么东西快来了。

到二月三号，我还对自己说：“我不过旧历新年。”那天早晨，我太太要我换衬衣，“为什么？”

“周妈今天洗你的衬衣。明天不洗，后天不洗，大后天也不洗。”要近乎人情，我当然不能拒绝。

这是我屈服的开始。早餐后，我家人要到银行去，因为虽然政府命令废除旧历新年，银行在年底照样有一种微小的提款恐慌。“语堂，”我的太太说，“我们要叫部汽车。你也可顺便去理一理头发。”理发我可不在意，汽车倒是个很大的诱惑。我素来不喜欢在银行进进出出，但我喜欢乘汽车。我想沾光到城隍庙去一趟，看看我可以给孩子们买些什么。我想这时总有灯笼可买，我要让我最小的孩子看看走马灯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不该到城隍庙去的。在这个时候一去，你知道，当然会有什么结果。在归途中带了一大堆东西，走马灯、兔子灯、几包中国的玩具，还有几枝梅花。回到家里，同乡送来了一盆家乡著名的水仙花，我记得儿时新年，水仙盛开，发着幽香。儿时情景不自禁地出现在我眼前。我一闻到水仙的芬芳，就联想到春联、年夜饭、鞭炮、红蜡烛、福建桔子、清晨拜年，还有我那年一年只能穿一次的黑缎袍。

中饭时，由水仙的芳香，想到吾乡的萝卜粿（萝卜做的年糕）。

“今年没人送萝卜粿来。”我慨叹地说。

“因为厦门没人来，不然他们一定会带来。”我太太说。

“武昌路广东店不是有吗？我记得曾经买过，我想我仍然能找到那家店。”

“不见得吧？”太太挑衅地说。

“当然我能够。”我回驳她。

下午三时，我已手里提一篓两磅半的年糕从北四川路乘公共汽车回来。

五时炒年糕吃，满房是水仙的芳香，我很激烈地感到我像一个罪人。“我不预备过新年，”我下了决心说，“晚上我要出去看电影。”

“你怎么能？”我太太说。“我们已经请×君今晚来家里吃饭。”那真糟透了。

五时半，最小的女孩穿了一身新做的红衣服。

“谁给她穿的新衣服？”我责问，心旌显得有点动摇，但还能坚持。

“黄妈穿的。”那是回答。

六时发现蜡烛台上点起一对大红蜡烛，烛光闪闪，似在嘲笑我的科学理智。那时我的科学理智已很模糊，微弱，虚空了。

“谁点的蜡烛？”我又挑战。

“周妈点的。”

“是谁买的？”我质问。

“还不是早上你自己买的吗？”

“真有这回事吗？”那不是我科学的意识，一定是另外一个意识。

我想有点可笑，但记起我早晨做的事，那也就不觉得什么了。一时鞭炮声音四起，一阵阵的乒乓声，像向我意识深处进攻。

我不能不抵抗，掏出一块洋钱给我的仆人说：

“阿秦，你拿一块钱去买几门天地炮，几串鞭炮。越大越响越好。”

在一片乒乓声中，我坐下来吃年夜饭，我不自觉地感到很愉快。